2020年中国科学院出版《科学家故事》（节选）

业绩著科苑 风范留人间

——记国际著名物理学家葛庭燧院士的科学人生

作者：张建平

十月，合肥的科学岛上，金黄的树叶铺满了林间小路。我来到葛庭燧院士铜像前，向最敬爱的科学家献上一捧鲜花，以表达心中的景仰之情。凝视着葛庭燧院士铜像，他的音容笑貌，他那深邃的眼神，给我们昭示，给我们力量。

一、赤子之心报国情

自幼崇拜英雄

1913年5月3日，葛庭燧出生在山东蓬莱县大葛家村一户普通农民家庭。他少小聪慧，5岁开蒙读书，崇拜民族英雄岳飞、文天祥。葛庭燧经常听父亲给他讲义和团抵抗八国联军的故事，从小就萌发了要学好本领、富国强兵，造更厉害的枪炮打败洋鬼子的愿望。

1930年，葛庭燧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受到同班进步同学胡乔木等人的影响，参加了爱国学生运动。

1938年，葛庭燧又考入燕京大学物理系研究院，此时，抗日的烽火燃遍了中国大地。葛庭燧采取特殊的方式，化妆成牧师，闯过日军的哨卡，到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冀中抗日根据地。他化名何普，穿上军装，利用自己的专业特长，帮助八路军试制火药和地雷，建立无线电台，受到了军区司令员吕正操将军的褒扬。回到北平以后，他又通过秘密渠道，继续参与抗日斗争达一年多。

坠入甜蜜爱河

1940年，葛庭燧获得燕京大学物理硕士学位，幸福也悄悄降临给了这位热情奔放的年轻人。

葛庭燧的物理老师，是中国早期七位留学国外的物理学女博士之一——何怡贞，她的家世在当时的中国也算是赫赫有名。何怡贞出生于“五世翰林”之家，父亲何澄先生，早年东渡日本留学，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了同盟会，后来成为中国的大收藏家之一。何怡贞的外祖父王颂蔚是苏州的“三大才子”之一，外祖母王谢长达是晚清的教育家，创办了一所“振华”女校，并出任校长。何怡贞在美国留学6年，获得了化学硕士和物理学博士双学位，于1937年回国。

在北京燕京大学的校园里，月色是那样的皎洁，清风吹拂着一对散步的青年人。他们是物理系的师生，一个教书育人、美丽端庄，一个好学上进、才华横溢，2年的时光，师生之情渐渐升华为爱慕之情。

喜结连理双双赴美

应吴有训和叶企孙两位教授邀请，在燕大毕业后的葛庭燧赴昆明，在西南联大担任物理系教员，教授“高等实验物理”课，此时坐在台下听讲的学生之中就有年轻的杨振宁；而当年葛庭燧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又曾经是杨振宁之父杨武之教授“近世代数”课的学生。后来，两家的友情又延续到海外，杨振宁1945年赴美留学后，成为葛庭燧家中的常客，杨振宁很喜欢葛老师家两个活泼可爱的孩子。

1941年6月，葛庭燧离开西南联大来到上海与何怡贞举行婚礼，婚后一个月，他们同赴美国求学深造。赴美之前，葛庭燧推荐了一位清华大学毕业生到西南联大任教，这位学生就是黄昆，20世纪半导体物理学中一个闪亮的名字。2001年，黄昆荣获中国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毅然踏上归程

1941年9月，葛庭燧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物理系研究院学习，门门功课都是优秀。他还攻读了美国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的《统计动力学》等课程。他完成的博士论文“一种不可见紫外射线光源”，被美军应用到二战中收复南洋群岛的侦察任务中。1943年，葛庭燧在加利福尼亚大学获得了物理学博士学位，1944年在麻省理工学院参与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从事铀及其化合物的光谱化学分析；又在该学院辐射实验室进行过远程军事雷达发射和接收两用天线自动开关的研究。这是一个二战时期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科研团队，葛庭燧获得了2张奖状、1项专利和1枚奖章。

身在异国他乡，葛庭燧念念不忘苦难中的祖国。1949年2月，“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成立，葛庭燧担任了理事会主席。

1949年5月，葛庭燧收到了中共地下党曹日昌的信件，其中还有一封中共北方局写给钱学森教授的信。葛庭燧当即把信件转给了钱学森，又亲笔写了一封信附上。1993年，钱学森在祝贺葛庭燧80寿辰的贺信中说，“我决不会忘记，是您启示我早日从美归国，为新中国服务。”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了大洋彼岸，“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在芝加哥举行了庆祝大会。会上，大家与前来捣乱的一些打手进行了搏斗，葛庭燧冒着生命危险，高高举起了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与会的留美同胞们满含热泪第一次看到了新中国的国旗。

深深爱着祖国的葛庭燧早已归心似箭，11月底他偕夫人何怡贞和两个孩子毅然踏上归程。当他站在海轮的甲板上，隐隐约约看到远方的海岸线时，再也抑制不住满腔的思念之情，张开双臂大声地呼唤：“我终于回到亲爱的祖国了！”

伟人宴请科学家

1993年，笔者曾经荣幸地聆听葛庭燧院士回忆当年受到毛泽东主席接见的情形，并写成了一篇文章，当时用的标题叫做《春风化雨润心扉》，发表在《中国科学报》上。

葛庭燧深情地回忆道：

新中国诞生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全国人民意气风发，打破了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为了打开世界科学文化交往的大门，1955年11月，我国第一个出访资本主义国家的“中国访日科学代表团”，在毛主席、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组成了。郭沫若同志任团长，中山大学党委书记冯乃超任秘书长，中宣部办公室主任熊复任副秘书长。团员有：历史学家翦伯赞、考古学家尹达、数学家苏步青、桥梁学家茅以升、水利学家汪胡桢、生理学家冯德培、药学家薛愚，我作为物理学家荣幸地成为团员之一。当时，1954年万隆会议刚结束不久，国际上的反华势力十分猖獗，代表团第一次乘坐的印度飞机在途中发生了故障，后又万幸地安全返回香港。在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下，几经周旋，最后改乘英国飞机，于12月1日安全抵达日本。

这是在“二战”结束10年之际的出访，被日本科技界称为“划时代的历史事件”。代表团去了东京、千叶、市川、仙台、名古屋、丰桥、京都、大阪、奈良、广岛、冈山、福冈、下关、八幡、别府等十几个城市，参观了重要的研究所和著名大学，与日本科学家和人民进行了广泛的接触，还向广岛的遇难者纪念碑献花致祭。代表团所到之处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人们衷心地祈祷，任何势力也扼杀不了已经拉开帷幕的中日科技文化交流，这是两国人民共同的愿望，一定会在新的起点上不断发展。

这次接待中国科学家代表团的组织是日本最高学术机构“日本学术振兴会”，会长是东京大学校长、著名物理学家茅诚司先生。因为我们同为物理学家，我和他共同语言自然更多些。我们参观了茅诚司磁学研究室、科学研究所株式会社，还有京都大学、大阪大学、广岛大学、九州大学和八幡制铁所、仙台东北大学金属材料研究所等，同日本学者举行了四次座谈会及三次学术报告会，结识了不少日本科学家。

代表团完成使命后，由苏联军舰接送回国。12月29日到达上海，受到陈毅市长的热情款待。第二天，领导决定代表团去杭州，正要吃晚饭时，突然接到赴宴的通知。这要去哪儿呢?代表团副秘书长熊复同志悄悄告诉我：“我们要去见毛主席。”这个突如其来的喜讯，让我高兴得都能听到自己心脏“怦怦”的跳动声。

车队停在了丛林中的一片草坪上，毛主席站在篱笆门前等候着我们，并和每一位同志亲切握手。我们跟随毛主席走过一段园林路，进了一间宽敞的大厅。毛主席满面笑容地对我们说：“你们这次出访的担子可不轻啊！”郭沫若团长向毛主席汇报说，代表团所到之处都受到日本人民的热烈欢迎，毛主席说：“一切事情都是在变的嘛！”当说起日本科技界对我国武汉长江大桥和三门峡工程的学术报告深表赞赏时，毛主席意味深长地说：“让他们封锁吧，封锁个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郭沫若团长又向毛主席接着介绍：“葛庭燧是代表团中最年轻的成员，在日本东京大学和其他城市作的几场学术报告很受欢迎，”毛主席兴致勃勃地看着我，说：“好嘛，要培养年轻人嘛！”当年我42岁。

就在我们汇报时，大厅另一端的晚饭准备就绪了，毛主席和我们共进晚餐。我就坐在毛主席身边。毛主席亲切地让我们多吃菜、多饮酒，一开始那种拘束、紧张的心情完全消失了。我端起酒杯向毛主席敬酒、敬酒、再敬酒，也表达不尽内心的崇敬之情。正餐之后，毛主席请我们吃橘子，还亲手递给我一只橘子。

晚饭之后，毛主席又坐下来同大家继续畅谈。毛主席拿出香烟招待我们，当我说不会吸烟时，毛主席说，“年轻人不吸烟是好事。”毛主席问我：“你是哪里人？”“我是山东蓬莱县人，”毛主席笑了起来说，“这是个好地方，出神仙呵，”接着又说：“你们那里出了个吴大帅呀，”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当我回答说吴佩孚是“二七”大罢工的罪魁祸首时，毛主席连连点头说，“好啊，要学点革命历史啊。”在融洽的气氛中，三个多小时过去了，尽管我们恋恋不舍，郭沫若团长不得不起身向毛主席道别。毛主席迈着稳健的步伐送我们到篱笆门外，再一次与我们一一握手告别。

从那以后，我更加努力地工作，在66岁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二、俯首甘为孺子牛

“我们的葛老师”

1952年，葛庭燧响应党中央建设东北重工业基地的号召，从北京清华园来到了沈阳参加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的筹建工作。

在上世纪50年代，沈阳是我国首屈一指的工业重镇。到达沈阳后，葛庭燧深入到鞍钢等40多个军工、厂矿企业调查研究，与许多劳动模范、技术能手一起开展技术革新活动。

他应用超声波探伤技术帮助解决了子弹外壳成品的检查工序问题；率领技术人员采取果断措施，挽救了因加工不当出现裂纹的成百吨钢材。他还帮助沈阳铁路局解决火车因抱缸造成的停车事故，这项重大革新成果，推广到全国，受到铁道部的嘉奖。他三下鞍钢，提高了铝材、钢材的质量，攻克了飞机大梁、起落架和水库闸门的防腐蚀难关。

工人师傅们从葛庭燧身穿旧棉袄、背着军挎包、满脸笑容的山东大汉形象中，感受到他的亲切可敬，直呼他“老葛”，他显得格外高兴。有一次开办技术讲座，与工人师傅们谈到了深夜11点多钟，公交车停运了，葛庭燧就步行10华里回家，结果引起了公安便衣的注意，一直跟到了金属所，经门卫介绍才知道了他的身份。公安便衣请门卫转告“以后要注意安全”，葛庭燧开玩笑地说：“公安的同志跟着我，我反倒更安全了。”

葛庭燧还多次到沈阳科技馆、工人文化宫组织大家学习用哲学思想来总结生产经验。他还积极撰写科普读物，由中国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声发射与全息照相无损探伤技术》。在那时的辽宁科技界，无人不知葛庭燧的名字，大家说，“老葛是我们最贴心的知识分子”，并亲切地称他为“我们的葛老师”！

三、建功立业科学岛

研究所奠基人

1980年8月，年近七旬的葛庭燧院士来到了合肥蜀山湖科学岛，这一次，他的任务是创建中国科学院固体物理研究所。其实在这之前，他已经参与创建了3个研究所：1945年在美国，葛庭燧参与筹建了芝加哥大学金属研究所；还有在北京的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在沈阳的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葛庭燧一生都在致力于金属物理领域的研究，并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科学岛三面环水，犹如一块碧绿的翡翠镶嵌在波光粼粼的蜀山湖上。水天相接处，一座白色的五孔大桥飞架两岸，蔚为壮观。在创建固体物理所初期，葛庭燧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摸爬滚打、勤俭建所”。高大敞亮的实验室是他们亲手粉刷的，试验台也是他们亲手砌成的，在全所科技人员的努力奋斗下，一个颇具规模的固体物理研究所屹立在了蜀山湖畔。

1985年8月，中国科学院批准建立了由葛庭燧任主任的“内耗与固体缺陷开放研究实验室”，这是中国对外开放的17个实验室之一，也是国际上的几个大型内耗研究中心之一。仅仅1年之后，开放室的13篇“晶粒间界内耗研究新进展”系列论文获得了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一等奖；1989年，葛庭燧院士在北京主持召开了该领域的国际会议，固体所开放实验室被称为固体物理学“内耗研究的摇篮”。

一个天才的科学发明

什么是内耗现象呢？你听，钟声悠扬，余音袅袅，说明这铸钟使用的合金材料的内耗是很低的；如果钟上出现裂纹，钟声很快就停止了，这是因为内耗大大增加了。再比如，我们人的脊椎骨的内耗就很大，假如不是这样，我日常走路时脚的振动就会传到大脑，很容易引起脑震荡，这就太可怕了。

内耗，指物体在振动当中由于固体内部所发生的变化而引起的能量消耗。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迫切需要研制出高阻尼材料，也就是高内耗材料；以及低阻尼材料，也就是低内耗的材料；还有弹性器件，以适应不同领域、不同场合的需要。

材料裂纹、伤痕引起的金属疲劳，是“内耗与固体缺陷研究”的基本问题之一。性能优良的材料可以避免因金属疲劳导致高空及地面的灾难性事故；另一方面，如果能有一种仪器及方法，灵敏地探知材料疲劳过程中能量消耗的变化，并揭示出它的物理过程，这将在人类的生产与生活中有广泛的应用。

时间回到1945年。在美国，葛庭燧应导师甄纳教授之邀，赴芝加哥大学参加金属研究所的筹建，从此他走进了金属内耗研究领域。

在芝加哥工作的4年里，他独立署名发表论文18篇。1947年，甄纳教授提出“内耗峰”假说，对此葛庭燧给出了最有力的证据——发明了“葛氏扭摆”。从此，他和老师共同成为世界金属内耗理论的创始人。

“葛氏扭摆”可对金属材料的内耗进行宏观测量并提供内部结构的信息；与此同时，葛庭燧首次在测量中发现了晶粒间界的内耗峰——“葛氏峰”，奠定了“滞弹性”这一新理论的实验基础。这是世界金属内耗研究领域一个划时代的突破。以葛庭燧名字命名的发明与发现，奠定了他在20世纪金属物理发展史上大师的地位。

自“葛氏扭摆”发明以来，它一直在固体缺陷、晶界、相变、阻尼等研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原来的扭摆内耗仪已经适应不了更深层次研究需要。在葛庭燧的指导下，科技人员先后研制成功了荣获中国科学院重大科技成果一等奖的自动倒扭摆内耗仪、疲劳内耗仪、声频内耗仪、变频摆等重要设备。1985年，多功能内耗仪又问世了，它集扭摆主体、光源、光电接收器、真空系统、模拟控制柜等于一体，可对数据进行采集、实时处理、存储及打印。对此，国内外同行专家给出了高度的肯定和赞誉。

奔忙的“科技使者”

1988年 9月，应苏联科学院的邀请，葛庭燧院士对苏联进行了一次“破冰式”的访问，同行的有固体所开放实验室副主任朱震刚研究员。苏联科学院院长奥西比扬会见了葛庭燧院士，在友好的谈话中，双方都希望进一步加强科技合作，并决定：苏联派出一个大型代表团来北京，参加四年一次的1989年“第九届国际固体内耗与超声衰减学术会议”，葛庭燧院士任大会主席，这是载入固体物理研究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

葛庭燧院士1956年就访问过苏联，那时他正在参加全国“十二年科技远景规划”的制定，跟随以刘杰同志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两个月。这次重访，葛庭燧在莫斯科作了多场学术报告，受到了苏联科技界的最高礼遇。半个月中，他们到了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哈尔科夫三个城市，参观了莫斯科大学、约飞研究所等8所著名高校和研究机构，与苏联科学家、技术人员、工人进行了广泛的接触，时刻感受到中苏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

葛庭燧院士作报告时，莫斯科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专家几乎都来了。其中，一位年近70的老教授一直在会场门口等待，葛庭燧一走上台阶，他就迎上前问道：“葛教授，您还认识我吗？”原来，1956年葛庭燧第一次到苏联访问时，他就听过葛教授的学术演讲。二战中，他腰部受过重伤，不能久坐，这次他来了，并一直坚持听完。报告会后，一些慕名而来的年轻科技人员都排起了队，请葛庭燧院士签名留念。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苏两国的科技交往“冰封”了多年，一直很少有机会看到苏联在固体物理、特别是在内耗与超声衰减领域的文献，不了解苏联同行所做的工作。这次访问，给中国科学家的印象是：他们的实验设备并不太先进，但科技人员有很好的物理思想，工作也很扎实。为了参加“北京第九届国际固体内耗与超声衰减学术会议”，苏联科学家已提交了23篇论文，论文数量居参会国第三位。

访问期间恰逢中国国庆，苏联电视台播放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当三位教授宴请葛庭燧院士一行时，其中一位索伊费尔教授说，去年5月他来过合肥，每天清晨，看到不少人在河边读书、练功、拉琴，充满了生机和活力。他接着说，这么多人都在干事业，中国怎么会不成功呢？

在波兰，葛庭燧一行访问了金属物理研究所。当他们发现当时波兰的经济比较困难时，就把零用钱凑在一起买了一些巧克力，送给了波兰的同行科学家。

葛庭燧院士以对祖国的至爱至诚，完成了国家赋予他“科技使者”的重托。

**四、登上世界领奖台**

“看到《人民日报》海外版上5月7日的长文，说你荣获TMS梅尔奖，我要向你祝贺！”——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亲笔给葛庭燧院士写来了这封贺信。这篇1999年5月7日的长文《登上世界领奖台》，是我们应《人民日报》海外版之约报道的独家新闻。

葛庭燧院士“三度访美”的故事，实现了他半个世纪前许下的诺言。

葛庭燧永远也忘不了1949年回国前夕美国朋友的劝告：“你回去将会断送你的科研事业”，有的还开玩笑地说：“在现代科学书籍里，能找到几个中国人的名字？”这些话曾经刺痛了葛庭燧的民族自尊心。他当即立下志向—— 一定要把自己全部的智慧和学识贡献给祖国和人民，干出一番事业来让外国人刮目相看。

1980年，葛庭燧院士第一次重访美国，与阔别了31年的甄纳先生重逢，作为学生和同事，葛庭燧院士仍然在金属内耗领域奋斗着，依然是这个领域的掌门人。在与一些美国朋友的交谈中，有人这样说：“在国际科学界，现在处于一流水平的学科几乎都有中国人的名字”，但他们又紧跟一句：“不过，像你们这样的科学家都是在外国培养的，成果也是在外国出的。”一石激起千层浪，葛庭燧下定决心：要在中国的土地上，在我们自己的实验室里，培养出自己的年轻科技人员，做出世界一流的科研成果！

葛庭燧院士第二次重访美国是1985年6月，参加“第八届国际固体内耗与超声衰减学术会议”。葛庭燧院士在会上作了特邀报告，他的学生张立德研究员宣读了多篇论文。中国青年学者的报告引起了强烈反响。国际同行们认为：中国学者的论文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大会决定了第九届国际会议就在中国召开，并推选葛庭燧院士为大会主席。

1989年7月，固体物理所在北京成功举办了“第九届国际固体内耗与超声衰减学术会议”。经国际委员会投票选举，76岁高龄的葛庭燧院士荣获了这一领域的国际最高奖——甄纳奖。这是以甄纳命名的大奖，83岁的甄纳教授在美国家中得到这个消息，甚感欣慰。

四年后的1993年，第十届国际会议在意大利拉开帷幕，会议特别赞助了12位中国科学家前往罗马。大会主席认为，中国有优秀的内耗研究传统，国际会议如果没有中国参加，就算不得是国际会议。会上，葛庭燧院士和朱震刚研究员、崔平博士等又带去了丰硕的成果，提交了40多篇论文。葛庭燧院士应邀在大会上作了“内耗扭摆仪的发明和内耗研究领域的开拓”学术报告。

在葛庭燧院士领导下，经过20年的建设和发展，一批年轻的科技人员成长起来了，固体物理所的内耗研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他们以充分的实验数据，肯定了传统的晶粒间界内耗峰是由晶粒间界的滑移过程引起的，从而结束了世界上关于这个问题多年的争论；他们还发现了新的内耗峰，以及一系列非线性的滞弹性内耗弛豫谱等。正是这些发现，使他们在国际上率先提出了一门新的学科领域 —— 非线性滞弹性。葛庭燧院士等提出的新的理论体系，再次记入了科学史册，它和半个世纪前的“葛氏摆”和“葛氏峰”一样，闪烁着中国人智慧的光辉！

1999年，葛庭燧院士第三次重访美国，登上了世界领奖台。

3月2日晚，美国圣迭戈万豪饭店宴会厅举行着盛大的晚宴暨颁奖大会。TMS学会（国际材料科学联合会）主席宣布：1999年度梅尔奖授予中国科学院葛庭燧院士，同时邀请他在TMS学会第128届年会上作题为“晶界弛豫研究50年”的学术演讲。

领奖台上，86岁的葛庭燧院士神采奕奕，西装上别着一朵鲜花。大会主席热情地向500多位各国来宾介绍葛庭燧院士的简历和成就，时间长达5分钟。在热烈的掌声中，葛庭燧院士接过了梅尔奖的奖章—— 走上了他一生学术成就的荣誉之巅！“梅尔奖和梅尔金属讲座演讲人资格”是国际材料科学和应用领域至高无上的荣誉，是一项终身成就奖，意味着葛庭燧院士成为举世公认的杰出的科学权威。这也是自1921年设立该奖以来，亚洲人首次获此殊荣。

会议中心的大厅里，挂有葛庭燧院士的大幅照片及成就介绍。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法国科学院院士、日本金属学会会长等在内的10位著名科学家，对葛庭燧院士半个世纪以来的杰出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他们分别写道：

——葛庭燧教授的名字和材料科学中的内耗研究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他的实验才华和物理洞察力使得这一领域第一次被人们真正了解，葛庭燧教授是最负盛名的材料科学家。

——葛庭燧教授是内耗研究领域的国际权威，他发明的扭摆已经在内耗研究领域被广泛应用了50年。在冷加工内耗峰和晶界滑动内耗峰方面发表了突破性的论文，给出了理论阐述和实验证据。另外，在溶质内耗峰以及近来在非线性滞弹性现象方面，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葛庭燧教授极富创造力，长期以来不断取得科研成果，使中国在该领域的研究能力得到了加强，获得了许多奖励。他长期献身科研一线的精神举世无双，在中国和世界上得到了公认，理应获得梅尔奖。

葛庭燧院士一生撰写了240多篇科技论文，其中150篇与金属内耗和滞弹性有关。

葛庭燧院士的名字被写进了物理学词典，《英德法俄汉物理学词典》中只有2位以中国人名字命名的词条：一条是“葛庭燧扭摆”，一条是“黄昆散射”。

**五、一代宗师载史册**

2000年4月29日，87岁的葛庭燧院士怀着对科学事业无限的眷念，对祖国和人民无限的深情，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2001年5月25日上午，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著名金属物理学家葛庭燧院士铜像揭幕仪式在中国科学院固体物理研究所隆重举行。时任中国科学院党组副书记郭传杰、国家基金委、安徽省及合肥市的领导共同为铜像揭幕，葛庭燧院士夫人何怡贞研究员偕子女向铜像深深鞠躬。

2013年5月3日，在葛庭燧院士百年诞辰之际，中国科学院固体物理所出版了纪念专辑。其中载有孔庆平研究员满含深情的一首诗：

亲聆教益五十年，深感先生品德贤。

锐意创新多奉献，执着求真治学严。

身教言传育后辈，春风化雨入丹田。

一代宗师人景仰，喜看桃李满科苑。

葛庭燧院士的另外3尊铜像，分别矗立在他奋斗过的沈阳金属研究所、 科学岛科技展览馆葛庭燧院士展厅，还有一尊铜像安放在他的中学母校——山东蓬莱一中的校园里。

记住、讲述，是最好的纪念；传承、发扬，是后来者的使命。

葛庭燧让中国人在世界金属内耗领域始终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迄今这个领域有两个最伟大的名字——美国人甄纳和中国人葛庭燧。

葛庭燧，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

（2020年11月22日）